

IAP. SIN. I 1591, 167-168-169 148/a

> 14-8 a

## 二月會課



論符咒

風俗而不可止春秋戦国時犯孟己深惧其為害而力為防機松漸矣起偽妄之言盈天不始不過倡為異說以放其稿而其弊遂中于人心應磨震三代之治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者恃有此其也後世異協義 夫婦昆弟朋友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礼察刑改其民士農工商其俗 信其說而人亦遂深信而不疑夫者聖人之治天不也其道君在父子 不過布帛寂果以為日用飲食之常而己未闻有所為符咒也而天不 從来異端之惡人也類必有小試之批以愚天下之耳目斯倡之者得 车無不治若是者何哉理皆實理事皆實事上以誠感而不亦不以為

今即以鬼神論謂鬼神為有乎鬼神固無形可見無声可闻也謂思神 則天下之可知可行者皆正面實面其不可知不可行者皆邪而 為無乎思神又臨之在工質之在旁也故聖人之言思神也不曰誠不 並生而並育要皆有思神以体乎其间其為道易知其為事易行也若 夫子房起布衣馬辨報仇經得為帝者師封萬力候被見大准除族矣 盖倡自張氏道随云告角道陵為子房苗喬子房當群較真引願從亦而痛懲者又當何如耶今武即行死之說而論之夫符死何的乎其你 何以噀而成雨石何以此而為羊鉄何以些而為金雪何以削而成銀 師風的任其指揮以為非行院之力不及比境鳴日何以是而再中酒 大行咒之說不通道家者流借以為愚人之具鬱聖神奉供其驅遣西 可擀則日敢而遠之若是乎鬼神至出也而實与至明者相通凡天地 打乃其後遂治:以省吃闻者处子房有知不哦其偽必斤其邻矣何 保身之圖故托神仙以善全其後耳豈誠用後人以虚無說疑之漸也 彭越臨矣萧樊释淮往、複罪見繁矣值比島盡多藏之日面為明哲 惠後世也然吾謂子房當日盖有所托面然非真故為羽化昇仙計 料子遊其後人豈園風面起即不然何作此虚無詭缺之為以愚天不 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運竹山川之所流崎与夫飛潜動植之形以

然其時尚未有符死也設當時而即有形為符死為其為聖賢所深思



批关雖極天不変幻之端神奇之學被固未始不可立致然而好橋月神之法耳刀人性, 熟于其說者以為其粉頗驗不我數也夫既謂之 殿其変現在空中者夫豈誠有足據者即是故君子不尚的而尚理 種、変化莫測之事更僕雅数要皆出于一時傷妄之為而為播弄鬼

安期以此湖船越夷湖馬南子巡神同奏也四見正安中間也報送了

五年五日至獨三在五明三在唐也於夏本五五月河西小田以下

上進中衙所至此四過餐写完

論符水

在謂不耕而食不識而衣碌:庸人耳名之曰道士堂不怪我遊其源 稱之今天羽流德萬成曰張氏宗傅無非偽言詭抄以人財穀以自利人揆裁品都之法與張氏符水之批矣害天壤懸絕為沿山道教西学 道者率性之謂教者修道之謂率性者吾人日用事物之理修道者重盖符水之附始于蚩尤着于張道陵今世俗咸稱道教深可喋為天道 流口道始乎老時…。因之柱不史孔子曾問礼為若軍歌俸云生我 月本倫子况老子道德真然並未有粉水之說則張凡非道非法不謂 之時無日月滿天星牙不過全則慶舜城幾王衙以齊人改堂斯時日

野中為魔無形可顕而惠案必須托物方可呈首或應上木成妖駭人 用那柳亦敢也盗名而感人即盖緣魔本天神之列灵能最巨背天降 祭和或假祖究空言以連往来另有高書協論而謂魔枝魔之名魔大 不極是不智也孟子曰不仁不智人後也表不知其聽雷學傻子何形 之能而不轉是不仁也或有墓就元亮送天害民者何不驅當極之能而 符水之 掛能騙雷學實養两也該遇元旱之年生民塗炭何不祷而敢 親福井心压服于魔而發罪于上帝魔因得以類例而播弄之耳又謂 命素在西村魔亦不能侵馬用驅茅今世人不明正道淫祀於禱部魔 之那批乎然而世俗尚之謂其能聽魔後死也止人君子為你在易快

至治之澤与韓文公佛旨表千載並傳其功豈不盛欤 廷火其書應其應絕其端審無之道則君子幸明大道之要小人得蒙 世况魔球巫蠱似千重些姑客若輩法網指球母顧當道大偶刻之朝 古昔帝王吊民伐罪必堂、與仁義之師作霸具妖恐性、乱文明之 張氏文無治国之等武乏安邊之界与民無極与国無功矣足重哉別 真人則吾衛俱為假人耶又名曰天師則上帝曾從張氏而學即吾思 魔投小魔性。有之張公谷水戶魔之令也顕怪興妖小魔之役也無 非誘人信從将聖賢長天之學犯上帝感人之罪更可吸者名張氏曰

養我以為此以有之張以行水巨為之冬也臨於與故以在之後也於 真人到各條移為假入那又名回天師則上帝還殺張氏而變都各題 非然人信從榜遊演是太之與死工品感人之罪更可吸者名張入口 提以文無治因土等成名安選之奏与民無德与因無功其及更裁例 方告命王师成代罪以受:與仁美之節作務其妖死在、乱又明之 兵火兵書為其為此其為國無之通則若子幸明大道之家以入得家 至治之港方縣文的佛看悉子熟五個其本受不感致 世纪感味五盛旬子重兴站家芸草法楓指聚奏顾客道大调的之朝

論符咒

其形朝乾夕陽者非曰欽若昊天即曰允執厥中非曰簡在帝心即曰 當現古之世上有免舜禹湯文武為之君下有事變伊傳問召為之臣 農工商買為業匪俸不形而民俗淳厚皇哉何風之盛與殆後世圖識 順面猶取義於赤状何怪乎方士之後終了日熾遂以惑世而誣民也 符瑞之說與而妖言日出即如漢之光武除維而中與未當不名正言 上帝臨汝君咨臣做日具不遑故其時君子以孝弟廣潔為心小人以 夫世主之在以近方士者以其能長年而永齡也乃金石之劑朝進未 有不五内燥烈而暑崩而可以為明慶矣而後世卒不之悟歷睡其弊

皇上英明神武若朱方旦者已正大群可謂剛舒逐出前代不為方士在 位免於沉淪則天下之事何惮而不為是副天下以長惡之門怨与老公曰也獄小人入小人者惡人也今使以大惡人而建醮沒行即得高 無為教為者沒後以好吃故呼之報應遂熟闹於天地之间而不之厭 儒論之詳矣乃終流而莫这一唱百和何家。也轉子曰老子之道是 雞預為受職得免地獄諸如此說孔載作史冊者己有唐宋以来諸大相沿至今皆謂符咒之批為人消福致福如延老君教下之俗以建齊 醮預為受職得免地獄諸如此說 孔載作史冊者已有應家以東諸 習礼仲尼的河邊有為敗法之書以乱先王之治乎誠於是言也今 為小矣而先難免祸於五國城昌故且也微者形以野罪人也司馬温 大相刺謬有若是耶至若連聽該符能授人恐高職則微飲之受職不 真然獻作北魏王受封天師晋以前尚未有也至唐以玄元為祖立廟後當山道士怒 議之複行張道陵之始許稱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錄 子盛德容貌若遇之說又修甚矣推浩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時 道其形道而非吾之所謂道也即使其道果有足取為有生前以清净 称帝祸延子孫追宋賜號不一居之信州俾得世襲又加以五印全衙 惠者矣惟張氏猴子植存其孽而愚夫愚婦不能力辨其非道聽塗就 首夢老君降法以符第授之遇祸患者受省而老 君應而符咒之說與

至有居高官列近貴而不惜何其昧與自漢之張鲁以妖術炫

世談言

書且無而况於師乎由此視之人心之陷溺何其深也与之言命主之道 芝居混元上德皇帝學士孫與日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可謂深切者明矣 或云符咒之力能驅魔也然即使有之与是魔攻魔過見其偽咒萬 年有西域人能呢人立犯後呢即生傅爽目此邪術也請使呢在必不吃面放之生以強壮之人取其符呢面速之死可能驗与昔貞現十六 能行立破其安今日而如有傅号其人者出為不維於俄傾间定之矣 : 無之者乎大抵符咒之福其福固始於東漢而釀成於唐之祖老子 心齊語誌依之辞神明而傳誦之狂滋矣粮今請以随斃之人取其谷 一時那座韶附之相習成風至宋祥符年间天書並起加封老子太上

心非之者至後世荒遠難精遂以為確然而可據的以子不語依若犯真以為不經失孔子曰索應行怪後世有述為盖以當世尚有目見而 雅典外形為以魔界之自為者也盖以世道最而 子者豈非遇有主起群聖而為萬世之師子各師乎各師子非孔子者 也而且筆之手書俗者見諸傅奇文者形諸詩賦入骨添髓垂之後世 恐 計与之言 就安之事則忘俸不特忘俸也而且與道之不特與道

或假糾號如名或直規私傳語以行五与人使之好各性奉此為世人

能者應具聯報其各面藝自己其類也不過很張的之口其由張的人

必要不必要而感見野以非机脏感之或附土本神像或逐兵就妖

能與風歌無益分五面如前德男其人者出為品難於城續問放之矣 則然即与之言歌安之事則念後不特念後也有且樂道之不好與道 也向且等之子者你者見鍋俯身文者形端発賦入尼次髓垂之後世 真以為不狂矣孔子曰家限的怪後世石江為盖以當世為有可見而 子者受非過有主起群型而為為也之師子各部子各師子非紀子名 心非之者至後世若逐難稱遂以為確然而可機死以子不語班差別

年 酒西城人能吸入立 犯後既即生傷更口此邪然也請使既在必不

主人取其行此而速也如可於

**始与皆真湖** 

明向将都之程減侵飲食館山随樂之人取其備

吸出放之原以

雅

12

最請誌 婚也辞雜

或假神號仙名或直現形傳語以符咒与人使之呼召往来以感世人 心变人心变而魔鬼得以来犯眩惑之或附土木神像或憑巫親妖身張氏之所為刀魔鬼之自為者也盖以世道衰而異端放異端放而人 思者也樣氏人也而魔思聽其驅台則樣氏亦足異矣是以知符水非 符水若行水始于張氏者然野山為非矣張氏人也符水形以驅召魔 資於祀此異端簽惑之始而行水之松當于此時亦既有之今日張氏 脫自少昊之衰九黎私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為巫史民 則與者應自聽類其各者感自各其類也不過假樣氏之口耳而張氏

起學或於雕埋之上使玄鶴個鄉彩雲凝好或夏時面飛雪或晴日而立大言或使人各對吐火藏形縮地或於誦経之場使井露時来天花好常今在謂天師者即其苗裔也其符水禁呢之施或使木移石從永時有張角者以妖拊作私號黃中,城曹操合兵破之然俱未服宪述其 學為非孔子所謂攻乎異端者乎獨不計符水之树於世何形益也謂其 子見其異面歐之因不足責獨異儒者而亦信崇之称述之更求其的面 駿西安知無窮一怪字足以盡之矣此聖人形不語而并 為者也庸夫俗 能作風雷西雪乎則風不能燥物雷不能起蟄西不足淘未移雪不足 也昔者職會然為借上曰借吉南前数為数十日数吉致而一成一敗則為善吉作惡山何将问也惡而能悔則吉惡而各改則山又何持向 由其心有死偏而致不能正其心而但顯其魔柳末矣謂治山吉出故 病疾故則有藥石可療之有不愈者是有命為不可強也间有負魔者 **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屬鬼盖言妖由人與也福福之来由人心之** 正与不正為正其心不知思何自来面聽之又何西用而召之如謂以 效驗不同盖人心之形自發見者被則知之而吉山未形者被仍不知 歸名魔鬼乎則那不能勝正正亦無西用其邪先儒有云 木犯四時令冒工帝之權以游戲於一時之校耳鳥及道哉謂 一会之善

得其秘而世守之以為獲利盗名之具其始有張魯也張陵也東漢

之批以欺君而致富贵者亦多不得其死如漢時有齊人少為為文成乎沙漠金人形謂昏德公重昏侯者益又不足道矣歷代方士祖張氏宋真宗與微歌皆說思說梦如病如社追後叛宗死于五国城歌宗死悔居自太宗至于武宗解方士之集以求長生而及致死者方之君而 将軍以常書散井而見誅樂大為五利将軍尚機長長以主黃震天不 本生經風而腰斬新垣平能候日再中人以其許告而見殺唐時季玄 数何為哉謂其我可致長生乎則張氏祖宗己皆不在而秦皇溪武學 仙之效其載前史竭天不之力以求之曾無一驗武帝是以有動臺之 也又何待附之且山年不能致栗以养民世乱不能除暴以衛國召之

改进之遠方鉄其魁首使天下成知天之道人之道神遇之道不可相者乎吾儒有當道者道奏之朝廷治其矫誣之罪且能之以正道如不魔惡之弟子再故其被每:露也領以天師之號自居堂非矫誣上天 侵價也豈非盛世之事哉 伯柳沙等見餘者若、完無一能以張込谷水自脱其犯者

世以無道然罪又然為五年米紙以此死之五兵給其分水之虚論法在世五年本以外為不之者被為此不五年被及此七五兵於通過在五行出犯亦山東六

勘之都止回見回順則見要少見灵或以被二出應因為可部数其點

無處在放在日本不可不在日本之前并出者多人於列原的即在於

伯柳汝等見許者若。完無一能以限込谷水日既其死者則限天及 魔死之弟子子武武武将名:衛也獨以大斯之號司后受非婚孫上天 改进之遠方許其勉首使天下成知天之通人之道神随三通不可和 逐演也受於逐世之事我 "一年一年一年一年一年一年一年一年 若平各衙有高溢者宜奏之朝廷治其楊經之罪且称之以正道如不

弘之敬其或者或於美不之力以求之唐五一離武府是此有鄰養之

梅華自成議至子城等都生工之東以京長生而支歌和者云上若尚

数何為其謂其都以致英年中則於我取其也亦以在尚泰皇操意等

也又有精微之五山耳不如至其以其於以在不分於其以繼國不安

論符水

之祖道陵生于漢居川中楊喝山攻智魔松創言能以行水發人疾病 救矣害人之掛雖為然今所盛行于天不者莫過于張氏行水按張氏 而聽惟思其言之数罄也嗟乎此異端那說而以日新月盛而不可以 今人與之談詩書講道極不悔矣則衰如與之說說異論新者則傾耳 世心思道惑衆又號為五手米賊山比視之且無論其符水之靈驗法 往學其法者但輸米五斗便為弟子當該通鑑有云信州程虎山張氏 無度有效驗則又不可不信日今之習其批者多美試问题何邪發何 松之非正日光日城則是否立見矣或曰彼之出處因為可鄙致其行

送隣里云飲除灾去患以傳升合令文奏之者懸掛中堂惟些繁慢佐 然則效驗之說從何取信也又每歲都端陽羽流者率以黃紙書符遍焚符獎水誦光步置種: 既態無不畢舉如此連句麵月米見油坐沛 戸九闺阁之深房韓之岳指行學水足垂不到謂之净定隱,養惡之 俗九私表之家每陷終七必延道流城城塩百夜之際群坐巡行手内 而疾病犯是能無虚日豈非又不效驗之一微乎更有可耻者三吳風 心子之目擊者而辨之每逢早歲即設坛折面意思者終日擊劍鼓牌 己之符水救之自治不能又安能救人也遠事再闻客或不得其詳即 病即或者之者不得其傅豈提氏之父母妻子無疾病死表乎何不

山鬼道熟世經民亦不過孤潜毘杖非有他食朝廷度量何所不容况州張氏歷代以來去有爵禄朝廷亦不禁之何子過之深也曰張氏维 望人 為壁無也会則揮群員而入妻女之堂棄那之心盡表尚敢言天心人皆有之每見人家中堂榜曰各有內外止步楊聲以示他人不得 師之蘇法真人之行水其為妙無窮也哉或人又曰子之論是矣然信 檀入為避嫌也今則稱群道而入妻女之室康在之心盡表尚 在版圖之由亦臣民也多必罪之該如些中斗数朱二眉者然称稍涉 非耳以通鑑所載如此其形行如此以通我形見又如此則何苦為其 不端則首領不保矣因子斃私其行水之妙故不得不一論其那正是

心人皆有之每見人家中宣榜日本有內分立於德聲以示他人不得 檀入為遊城也今到指群這而入東女之宣乘配之心盡表尚敢部入 出於大殿代以來查有衛務朝廷亦不禁之何子還之深也回提之雜 在故圖之內亦在民也等必罪之該如此中斗数朱二周者然然稍涉 不點則首獨不得失因子點於其将水之妙改不得不一論其那正是 非耳以通鑑所或如此其死社如此以獨或死見又如此則何若為其 節之蘇法是人之行水其為妙無窮也改或人又回子之論是失然為 以是通数世熟天水不通松潜風水非有他企照廷度量何然不容光

## 論符咒

喜之華倡之也然論佛氏之害則過于老而言老氏之學則過于佛盤 咒而無行一日道藏則有符而有咒问其白馬歐来者果佛氏言之乎 遙起子漢唐宋明之際佛老二代各立門户競制高奇一日釋藏則有 昔者聖學昌明世道淳古書幹作而結絕以易始有文字有六書聖 則傳士蔡暗之徒為之也问其者牛傷至者果老氏言之乎則倒合尹 相承典該訓告鴻文報冊洋·灑·可法可垂自世降道湮異端那說 天地自無非為其能話而黃冠羽士朱墨之行家至力於道一處奉之 如物書尊之如命全漫云主发灵文三洞法録書一符則可與崇禄突

而見之者不解其何故而為之者与不自解其為何故也試问形言之怡然不以為非猶之幻附者及刀吐血極其変幻不測明知為障眼法無聽信師巫蠱惑坐。之氓無及深怪獨是讀書明理漫不知者而亦 都曰正一玄壇曰靈寶道德種以不一利之剖風氏不提天上來何從 符形会之况果能驅之種之否不知未有符咒以前次學未常不治就 安者若此形念之光語言聲語提為朦朧花無連據亦不過影響之言 大言以欺人實未見其驗樣也至其形施之印目陽平治都曰九老仙 如渺、陰食倒九氣青天上之類為秘密真言而己世人不辨理之有 有将死以後突崇未當不乱則是突第之作由于人之有不有不由于

省死之有不有也古人有持易然而崇城有請芳經而突息者正人君 夢之自作福之自名而必假一谷一咒以新鮮免是猶解酲而益之以 西心自無衣在謂積善降科交票且消弭于隐微西吃餘千之乎差天 子不煩于驅稱而自有驅機之正理日:畏天而天且弗達時:省心 郭能不作而世道人心自这手正矣又何符咒之有 酒療病而進之以美也曾何神子萬一哉辨子有言曰人其人火其書 門原南衛衛三丛衛其浮如

弘湖河海之於千地不可指江湖河海部為地也有在此者主之而後

源於此來之以有其就至不有與禁糖放動之以下其原養發記可以

省死之有不有也古人有特易经而忠城有猶許经而以是者正人君 夢之自作格之自合而必被一行一死以所解究及插餅臨而益之以 子不煩于藍綠內自有騷綠之正理日:是天而天且弗益時。省心 而心自無政衙問積差降科安宗五間對子隱骸而死餘千之乎差天 邓能亦作而世道人心自这子正矣又何符咒之有一人不問罪二日 酒療酒西班之以美也曾柯科子高一裁鄰子有言曰人其人火夷書

都曰止一或懷回監察置犯程二不一利之刻處民不提大出來何聽

[五級縣也其其形如之印日此并治都四九益

张論符咒 是班至年上年日下發到二五五歲不敢全回家放該京

正其謬如日月星及之魔於天不可指日月星夜即為天也有生天者 木那神用事亦為之宣咒書符瑟人聽命遵徒一無實據吾以實理明 之批也如选将步罡勝執陰陽臆断当明之類戸巫尤而效之專以土 妄判祸福一切可喜可鑑之事皆属梁安如符咒是己符咒之說方士 那松之不得混入於正道也何待辨論哉盖一謂之批則无偽指思神 主之而後日月星辰升沉顕晦之必有其時風面露雷之必有其準如 江湖河海之行于地不可指江湖河海即為地也有生地者主之而後 沙往来之必有其況草木有穀荣枯成熟之必有其序豈行咒可以

而用榜聽信符咒之批取一孟水焚符咒於其中命病者飲之即可愈節情教傷處疾病族至天既產藥材以濟人自宜擇無飲藥刀不用藥就疾病一端言之人熟飲無病寒暑之死侵衛生不得其道或飲食失 作崇俄傾即指空中有土地城隍查明矣有其神其思作案建該態修 有稻盆不能 其害尤甚以其有主張天地呼風喚西斬妖驅鬼之說也然則時之張魯其後裔張道陵號為天師流傳其稅至今恣行而惠 兵戈與水旱也一符咒治世而有餘謬矣器矣究符咒在後來倡于漢理者必帰之于天用符咒者指言年了不 存為疫不可以符咒致祥兵不可以符咒致勝荒不可以行咒致稳明有春夏秋冬四時生長之捕其序堂理也哉又如大疫大兵大荒天意可使風雨露雷不必有火氣水土四壮措施之因其時草本百穀不必 能 拜禱消除災难至其月其日可在逐之又久病不能在西資財耗 者天也上天之權熟得向奪之而可歸切于符咒乎 此境之有順送也面临 飲者以符水噴之不驗即號台土地城 悔 悟 此 善為無行光不能使貧者雖當贱者雖貴也試順送之中天之妙用寫為視乎人之能安分与 形謂 捏神捏思愚弄鱼 2 之祇 隍畫報 夫 若 生 有何思神 如 稻 為 此符

it

行而送施之哉且如人生死係乎天生於世者

有富貴貧

放之回非實理之可據省不足信 光者安知非見借此以顕其能而将死亦借應以於其具裁各一言以 總在解及獨立心於外面區面延出

之者其思生夫之概為得而為之而可以如多降完乎者所吃而福息 不及通過感濟不必有支息不士四科精悉至衙其科等軍百處不必 經典心以完年大司外監禁衛所看死有遭是使有下尚并不必及而 司与是不可以有死致群共为可以在死就勝遇不可以行免安於此 用具在於今四時年延三部奏其慶與巡巡又如久處民处大龍大京 察或此本學庭 一時既造母与京於武矣等矣事并不在此三日之中

論符咒

指不為怪其知強將此在然推神經歷題其第十三班天生死相端五

不以隱怪日之較諸樣氏之餘制神将以行咒禁動邪魅之法不異世正黎司地以屬民、神分治則上古固有以人治神以明治遇之事而 俟求諸湫茫真迷之向也乃或謂顓頊之世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地 左通乱改其西見諸文為者不過庸德庸言与天不光知光行再和無 世級民而數天以盗名也夫聖人之道不矜奇不炫能不為說異不以 聽手神祭非其鬼此妖誕之死與人心之所以不正顓頊氏承之惡其而同終乎曰國語所傳少與氏襄九黎乱德民神雜縣家為巫史相與 陸竹怪後世有迷為此亦人之所顧關也而聖人弗為何哉以其惑

子孫世:承襲使鎮壓妖魅愚俗争美之謂可匹休孔氏而不知聖人氏耳磨之張道陵係漢中張鲁之後居犯完山為道士賜號全真今其 大松方士皆然耳然非方士無為此行咒也其原由于魔計之獨惠人 思怪情息乎夫符咒之作始于方士而以方树邀朝廷之封爵者惟張 也呢之為言稅也祖呢以為約也約信由于符咒則以符既行其妖誕 有形弟為矣今即其形謂行咒者論之盖符之為言合也合符以為信 惟物上下之体嚴出明之分而妖誕無不屏息又何待書谷持仍然後 遭乱使各有形属無相侵資再堂其以符為威令咒為 呼石指之来透 之去哉旨夏之與也轉弱象物使民知神姦而監點罔两莫能逢之則

可以呼召往来符咒之應驗如此也而不悟其堕于魔之树中矣學聖 類陰云其裕以相祖盟君之者自神其称信之者亦神其始謂鬼神果 華無明院便動芸 人之學者其可於奇炫能冒為能異自惟于欺天之罪亂改之誅哉 山智等通常送此以樂差明全衛

確求聖君神城的造魔蛇原降施被充石及五又好

其構規其難從無打與可知其真循郭止今人軍相等并請其原

对大子行本也真也止此或手結御五下線來都付五子記

夏動出死等難即他却聽者首被歌與世入為境人还有指称居必而

惟知殿法應奪直民百日為心二前茅稿天大便後都也人有以利侵

18

一 式再磨米那道陸係俱揮務者也指若能完出為道士殿就全真分其 何以呼召往來治死之腹殿如此也而不悟其極干強之始中矣夢聖 類院示其稅以相證照若之者自神其稅信之者而神其稅循風神果 子孫世二不發便雖麼妖監照你事養之親可些姓礼成而不知些人 人之學者其可影奇炫能習為經異自福子数天之緊亂改之孫哉。

思絡傷息年夫有死主称始下方士而以方納退朝廷之到官吏恐張

惟獨工不正外原送明之亦而飲誕無不辱則又阿持盡至将死外經

之去我者夏之與此獨品來物很民知神姦而照點同两是該沒不

怪幻戲法態喜道陵可用為己之前茅嚆矢大便陰祸世人所以伺陵壇步望石神阁将透魔驅思降龍伏虎与夫吞刀吐火揮對負對種、祭飲那魔誘動其心習演通魔法批乃製玉印金劍經咒符録以行伏 付天子付之也真也正也天子統御天下権移熟付孟子謂天與賢則其權現其權從熟付即可知其真偽那正今夫军相專乎調美權從熟 暴動行死并随即應效顕青百般欺斜世人為吃人之有形作為必有 學莫知其罪之大福之極也道陵張天師人也居于龍虎山緣其巧許 悦目正學不講至道不明而容匹夫之籍弄靈奇或弱世人侮慢上帝 

非是魔盖人方以即受上帝賞罰以定升降無後優姓在世然魔亦即 雖其緒餘然即流窮源可知経咒符錄之為判其教之那偽無疑笑天 導人的事何乃自立玄門安称多許無始天尊三清名號以無為有以 神之尊超越吾人非可忍致天神之外别無天将豈復可阅崇与思無 理民之権不付臣以通出名神之権如云由上帝村則陵當軍完天工 上凡数學者止許五月五日正午入山抄歸君之楊出巧怪戲法此時 偽為真将大本 隔絕其罪何如又陵立石山中盡刑各等細小術法于 法批并不完其権後熱村可乎如云由天子村而天子等付以臣治世 與賢三天與則天之主等村之也真也正也為不然邪矣偽失道陵行

國而來驅而去提而伏者非屈於謀力佯敗伴輸樂于欺能戲人誘人 自為天師其高熟習其他者則相継登天師之位世、為天師夫有天 行永死之路而不覺耳常情未識妄信實然暗箭之傷可勝痛即道陵 下者称為天子被獨称為天師天而有天師豈可為天如云為天子之 即天神之傲送者其計甚深其力甚大非人之力可聽可提其召而至 師被何毫不与公孤之事悔慢抗送罪至于極而無声其罪以討之者 被之幸也良可悲也 死此發利人東安徽以而安南 軍有內東天死而東京門 (1)

之首由聽福生取其情情所明形而立之矣要知人之言由稱獨人

國而奏聽向去我而於看非風光點力件敗件輸崇子教強威人弱人 即大神之後送者其到廷深其以甚大非人之少可聽可沒其名而至 好永死之路尚不過百年衛本職安福衛送路衛之傷可以猶在軍道陵 自為天所其裔越君其魁者则相继登天惭之位世。為天師夫有天 不看然為天子被獨称為天師天面有天師登可為天如云為天子二 節被何毫不 与公派之事 偽版統逐罪至于極而與去其罪以對之者 被之幸也良可悲也。其然也是以此一人也是此一人也是

会是與南及老其事於之也張而正也哥不放都我的我還沒然

公有百字如正由天子行而天子等好以查告以

## 論符咒

而信之敬而礼之逐相沿偏天不鸣呼甚矣人之好奇發異越吉避山妄都随本属齊東野人又何足辨然習俗已久即賢士大夫亦不免徒 天不有真者生而偽者亂為有是者出而非者雜為真偽之间是非之 家施行就呢名曰此完指符門首以云諸邪魔不得入為又時至端節 羽流山行呢必獲利人家多取以枯室內境行而果灵呢而果驗則人 際恐其混而為一也不可不為之明辨至于家道以符死鼓惑愚蒙談 畏犯喜生祈福免祸也将見大小之家罗有疾病颠危并事必延道至 之吉山福福生取等情皆符明得而主之矣要知人之吉山福福生私

當今樣內符咒真能驅魔指思往,灵驗然此又挟一二妖術愚人即里語不可者譯捏為肉醫湧出此即稱社者之毫毛变化也應矣或曰 之時消沮泊藏深俱夫人亦深惧夫思恐祸之或及災之或至符咒之雖干萬人亦往矣何惧夫鬼亦何恃乎符咒若理屈数勝即闻居獨奏 所以信其有也此皆失理総数者之形為也 如漢時張角者流也而又何可信其灵驗耶也人不察而安以為猶天 動地崇而礼之亦可衰矣盖人之為人提不分于理数二字理直氣比 非有命那魔不得擅勇于其固行死亦何的需哉且符咒亦盡胡

論符咒

自 則庶民與底民興則斯無那隱此聖経賢傳命典王誤有六经為治 之書而佛氏之華養法華金剛等経光氏之皇極王福等經旨厅之為 異端以其惑世經民為害至烈至于符咒則又惑人甚者矣自行咒作 将何底止審歐所由其始始于張魯、在漢時偽言夢中老君以死授 而聖賢大道之無幾乎無復存矣其祸條于前順其害甚于禽數流盡 而那批滋多佛氏以持咒為修行老氏以符咒為動食各熟已意多鳴 一時該天不之民日昭溺其途而後已由是相沿者久人群奉之為神 古迄今人去由于道而莫越者惟三綱五常為萬世不易之経;正

是非過别入乎彼必出乎此人能修德力行以重数為婦補可挽回天 何与或遇大水寬其期曰其日可晴或遇大旱寬其期曰其日有西面 舊天不之小人而不可以動天不之君子尤可笑者水旱大笑与符咒 指揮此其妖松便可以欺天下之庸士而不可以或天下之哲人可以 九遇患難疾苦即書将作法謂可歸除思崇轉稱為福而信之者受其 人又信之殊不知天之欲而也太陽先隱天之歌睛也太陽先舒一陰 水旱而後之者以起魯之後有張道陵號為天師落唐以来流傳至今 一晴天已寫其理于不言之表而人乃好切于符咒也抑何妄之甚大 之遂宣其咒以行其全書咒于符可以敢病可以排雜可以挽天時之

共張氏之符咒不得不深為數息痛恨也 怒如以符死為可驗則那解但存正義倒置世道人心不可後正吾故

也雙牙人情食頭一般日非超過易找多性一人創二手有被原可及 23

而好做 日於過南是不管新規班輕不照其物也來面好近應者正在

楊禮二界一項用即法以送人送查每飲為之者來住之亦并夏其至

正知其能妄然受之亦之透將安置念沉實看取隨刻或因納将墨西

超古國山態命子真幹驗除樣怪做難住意為之面隸書該近近城早

而奏端首家之即繼不与遇自那粉為起而将完就與人心甚敢此

非商之學 極深透言口樂



**毕張天之待死不得不降為數臭酒粮也** 衛兵不立小人而不 回四動大不之易子若可是者亦享太史与旨見 怒如以将死為可驗則和僻恆存正義物置世過人以不可被正善故 人又住之縣不知天之数面也太 陽先陰天之歌暗也太 陽先好一世 府与或過大本党其則以其目可購或過大旱寬其期回其日有西西 指揮此其於能惟面以族天下之府之而名可以憲天下之首人可以 九遇惠維疾者即書勢於縁門回經除悉察解勒為漏而係正者原軍 水平面往之者以無魯之後有來通陵照為及明縣為以不統於至於 小衙門三申乃是其知遇此大商东

之邊宣其就以指其企書死手能可以收病不以排難可以能天府之

超吉避山聽命于思神驅除妖怪彼雖任意為之而讀書該道之個早而異端百家之那树不与為自那粉蠢起而符咒乱或人心易敵性 也強乎人情愈薄世故日非超恶易從善难一人創之午有世宗而君 道之大原出於天之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無時非道之充固流溢無 接種下不一省用卯法以述人恣意妄談為之者半信之者半道其念 己知其就妄矣今之方士造将步罡念咒書行或握劍或用動拍案声 物非道之军制洒潘書日歌崇天道永保天命此萬世不易之常经也 而行成日符咒有灵不常熟親抑何不完其形由来而降正道者之少

試思但钦奎帝上之行以驅惡則凡不用行者當必盡天不之那魔旨 富貴貧贱之家咸有命将張掛自謂用之則妖魔鬼案見之無不退避 藏于此矣該民于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夫何不究理之真偽事之 追其子孫號為天師沿習于後燈:相續年愈遠而害愈深紺愈安而有張魚特倡府咒之說一時横竹充塞天下去不知其何的據而云然 不能垂過况庸人宇誦此咒語切何在即奉老氏之行及遇重五不論 可恨者信佛氏之咒每逢朔望便修為持咒謂可邀福壽抑知聖賢尚 福心甚自漢唐以来請人耳目流傳迄今年不可核非一日之故美最 之學世之人皆相率而趋于信矣要思創是說者能其福發源于漢:

福係于天惟天有權决不属之于符咒則世之宗程氏者亦可悔而知 是否群起而敬信之其為害天不為生不小世之人稍知生私言山福

报便可思因本書得在大不此至此聽其心偷頭之於我喜之該自己

我遇光子命还經直沒馬天師賜以官中老補科納之言此後世易

問情照由起此又有古遇差子去除幸助文模山圖都具體動為 心理

此後世符為辦存之附所因也必道家之法於此始盛及司馬從不同

審河區而然無上天官發縣并事來深之形通陵遊門并法此惟然相

瓊山口随家者流在湖北北老子清初異法有三十又家大方去似了

是否群起而数据之其為害天不為生不以世之人稱知生私意为獨 福係牙天惟天有精决不属之子好死則世之至罪人者亦可陷而知 至也未被二季與有學指務所自然因正回被察以東引 不能無退洗衛人手器地仍能切何在即奉老以之於及遇更五不論

追其子係職為民間沒看才鎮燈三相照并於其出答於深點食安而

為死甚自係為此各所人有目孫随这合學不可被非一日必敢矣是

有族自然傷箭點之聽一時機狀若塞天下各名去其何治據而三年

在學也之人皆楊宇向趋于危免重異則是然看鄭京和蘇統于正

可恨者信條死之恭亦好俱便将看持死因可逃难并抑如至於白

符咒之材何的乎的於漢張道陵生天日山造作符書或百姓其孫會 瓊山口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又家大旨去健 親遇老子命之維道陵為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誠之書此後世為醮 授受于民间本盡傳布天不也至北魏當山邀議之修張鲁之法自言 處冲虚而已無上天官符録并事東漢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 以法相承聚衆據土後難破城而子移復演之歷代不廢遂至於今五 科儀西由起也又自言遇老子玄孫幸譜文授以圖錄真經效石百神 此後世符蘇稱石之附所由起也值家之法在此始盛又司馬温公司 題是發展深行問時因也其行

熱分之人而尚之曰吃何為則曰遙神也乃窺其門有初印山符為隆之惑人始遍天不矣雖然天不不知其非而尊信之諸得器言其一二又授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才為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然後答究 国家或逢水早長民者亦當延請僧道建擅該難以祈睹而而其時被 其堂有和印大符為是家給而产指之宜無有為崇者矣而一遇疾病 而行之無灵也驗可知至於吃且無論其他論其聚所去見光闻者如 符水禁咒之树至護之遂合而為一迄今猶之其就甚矣由是規之則 符咒之稅始於道陵盛於蘇之嗣後家微钦又崇高馬至元成 又以為其鬼其神見谷而送思求神之不暇何也此即其自相背談

毒理固然也今謂張氏能之而徒要不能尚得謂之大为至道即嗚呼 傅通附會以自神其說那或日今之行呢非張氏之真者也譬之大木属目之也而符呢之技俩尚如比彼一二人之競稱以為灵者島知非 循其天師之號則矯誣上帝循其符咒之說則欺罔下民而世猶共於 張氏根也徒衆之行其法者枝也葉也置毒于根則枝葉皆体是根之 其神而不之祭者甚矣人之遇也 旱如故當大水不見五地有機雲觀日之功而西如故則即裹人所 仗神劍手書行而口誦呢乃當夫旱初不見五有呼風致而之能

法文伙神劍手書行而口循究及為大字初不見五前好風致而之称 而年如故處夫水不見五地有機感觀日之功而西如故則即聚入於 傅闻附合以自被其說你或口令之符死非張天之真者也聲言天木 基坦固然也今湖程天然之而疑察不能尚得淵之大、名五海即吃好 属日之地而符死之校姻尚如此被一二人之然稱以為灵者島知非 张八根也然果之村其活者枝也景也至奉于根则枝至陷外是根之 粉其天師之張則終該上帝務其符咒之說則欺罔不民而世獨共於 其神而不之祭者甚矣人之恩也

辨符咒

解於從未闻有符咒而可以記事可以無訓後世者書好之無訓後世而作書好然後事有記而文明脩書好之有利益於天不後世也豈沒 者如詩書礼樂春秋震貶西載者居臣父子之道三網五常之礼詩: 當南上古之世典書好大學結大絕小事結小絕以此為治追聖人出 語我数人· 為忠臣孝子為善去思其中尚有不能遵其数者况后: 非典非詩非書無釋意之可通無文理之可解若曰天家而天国不闻 有此蒙若曰天言而天国不闻有此言若曰以之驅魔而魔未必之驅 一舒死而足以使全巡渺之事中若論符咒非草非家非經非文非訓

與現行吃之形不過一私图聽吃之語而又不可解尚其人又不過有些之理也若夫行吃試问形司者何事在職者何職其任何在其權何 律官府之政令有權有在有司有職然後籍該文字以勸善懲惡此自大愚媚再豈然惡於正人君子即合用是借一說以喻之如朝廷之法報應究竟從未有真見真順不過以說傳記再若此者亦止可愚之愚 神魔黑旨 天主之形造 天主之形造亦惟 天主能选之耳若人 室有家之一庸夫耳如是而曰能驅進天神後使魔思者不信也况天 而日能遣之其借越 若回以之治病而病未以之治世之神其說者動必回如何靈驗如何 主命矯經甚矣而可謂之灵驗報應中以是論

人猶或其張而不悟者可悅也夫 之符咒之無用及不如上古之大絕小絕之足以記事矣如是而世之 養養際國外非學也要以查好三

照鄉自諸張而卒無一餘如少獨之致仙召出之雅學一章三知斯 去無聽完為張新載風以大益 刀禁歐獨強所且盡民中之罪為必其 府正面發聽立端荷吃不識老成然在民物就之外本等有是從出方

至数身為真視而有異僧呢人死这必在終不然絕子傳來物被自抗 林等意大方力士北斗神兵從雕在飲予期漢古今東以此自孫擬人 者指不服在可道術家觀口九此皆即附并若正法得之真信則可以今

之行死少無用及不知上古之天能小能之及以記書失如是向世之 人描述其影而不悟若可院的夫工的也不知人三者中三年、美人 室府察之一府夫再如是而曰能雕造天神後使意見者不信也况天 與視行此之形不通一死因聽此之務而又不可解尚其人又不通有些之理也差失行既就问不司者何事不職者何職其及何依其疑何 揮唱府之政合亦都有在有司有職就後藉禁支字以都差聽是此自 大無賴再宣部惠托止人若子即告因是指一部必喻之如朝远之法 報應項者根本有其是其例不過以翻傳即并若此者亦止可為之類 若四級之治病而病奉此之治世世神其就者動過白如荷唐險如何

士巫親寬為張孤載鬼吐大太刀禁獻諸法斯又老氏中之異端也其 戶之 則其說立窮符咒本諸老氏然老氏拟說之始末當有是後世方 妄聽之鮮不以再為目炫以為神惟君子雞周以非其道為被常理以 咒之扮經妄拂経而感人甚易盖人情好你而不 論理即妄言之姑 論符咒

至殺身磨貞視间有異僧呢人死生立應終不能施于傅奕而旋自獨

林堂素六方力士北斗神兵徒陷微飲于朔漠古今来以此自誤誤人

者指不勝屈乃道的家觀日九此皆那他耳若正法得之真傅則可以

說雖自誘張而卒無一驗如少翁之致仙吕用之張好一輩之幻松皆

煉车為巨蟒形成其子孫以為班乃藏一鶴子山顏當衆目仰視日張氏之桁確有形本至今往: 靈異似不可以盡非大道陵入 符手陶充曰此其天君也火矣而碎柳之且望室誦完作詞責此以其 承恐後為抑何蠢愚至此又令此地之符呢方舉彼地之符呢又呼彼私判之殊墨矯傅之禁令此法所必誅者也若思神不辨真偽极為超 不致命故楚毒之若是嗟、婢僕隸平有形慢誤亦罪止鞭撻而己不 九早樓面久而不應乃盡待手挑樣日此其神将也倒都而推擊之面 思神不幾應接不遑而疲于奔命乎且余當日擊七之施為笑苦年 之者惟惠就傅白撰翻為異圖然必驗其小者而後信其大者 寒也能移他人之災厄未見其飲免一己之死亡也尚得謂之神粉乎 鶴未見其能效益在也能轉移千里之水旱未見其能 者而後信其雖者則各闻其批能伏龍虎未見其能制蝼蝗也能乃直 而放之托云跨鶴登天先儒辨之己詳始尚如此今後何望我人之炫 形用其憑驗籍日有之而世人陪摹仿做以行者無異偽刊之即信思神無形與聲惟帝所命點運化工故能体物不遺弗取資乎耳目 殺也被形謂神将所謂天君則固尊而在上矣以果祈 以摩頂放踵於身碎骨禁約而不悉該之刑即鄙謬極矣或 五赦一人之飢 見其易 尊以

呵風雨役鬼神正如国家認命符篆傳檄號全提手影響無不驗者

将面押或也線在照解於所謂及其市司等所在上完以及 那年色产格的表展子與以為私也無一點子也頭傷樂母如初之 山之咒試諸目前亦与乞児戲的寺耳必不為易惠者惠也 七君子高好正而不好惟按常理以戶之総有奔雷差電之特此石移 及其外五機就等王其所将其正将都在以此也就不要各五二 上可如日東南板路水中鄉中禁門西西总及三湖南衛縣 原文深閣三軍上上自犯就與鄉龍日前病遇出京 落本至奈此 二面以明五 西州条件夫衛剛 西班及す

